

高牆之外-談社會工作多元化與跨域學習

林益澧

壹、緣起

臺灣社會工作發展至今，已經過數十年，領域與提供的各種服務更是深植社會每個角落，社工師法通過後，社會工作專業化與專業霸權的議題逐漸浮現，在社工界前輩的大力奔走下，正式推動社工師證照制度，此證照也成為「社工專業」的官方認證，不少 NPO、NGO 社福單位都以此為聘請社會工作人員的依據，近期更建構專精社工師證照制度，嘗試對社工在個別領域中的專業，進行進一步的認證與提升，想必在現今的社會工作洪流中，專精社工師證明在未來不久之後，也勢在必行。

研究者深入探究後發現，在社工證照制度推行的過程中，有不少部分學歷、領域不被認證的社工，都即將面臨被制度排除的困境與危機，如果未來專精社工證照體制執行後，將會影響更多的人，舉凡專業領域不被認證、學歷不符合、未符合領域論述文章發表數目、年資未達標準等，基層社會工作者除了在工作上，勞心勞力外，部分社工為了要符合專精社工師證照相關應考標準，將可能迫使投身非熟悉的熱門領域，造成整體專業度下降，冷門領域卻沒有專業社工能夠提供服務的現象，除此之外，認證還必須有對應領域的學術、實務文章發表與領域年資證明，但是這些的認證標準與方式，真的完全符合社會工作專業化的需求與想像嗎？著實令人可議。

然而，現今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工作服務內容，正朝本土化與多元化發展之際，臺灣社工環境發展未達成熟，本土化議題與困境才剛浮現，人力又過度短缺之時，卻已準備開始築起證照高牆，試圖比照美國專精社工師 (specialty certification) 制度實施，並明定專科社工師分為醫務、心理衛生、兒童、少年、婦女及家庭、老人等五專科，此制度的執行，將可能壓縮、排除社會工作發展在其他專業領域的可能性與空間，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，在 2013 年一份專題報導中提到，社會工作必須堅持人權 (human right)、社會正義 (social justice)、社會福祉 (social well-being)、社會改革 (social reform)，絕不能因為專業化、科層化而向心理治療、犯罪矯正傾斜，社工不要變成不忠實的天使 (unfaithful angel)，但是在此論述脈絡之下，社工人員堅持全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，追求所謂專業化的過程中，現行的社工環境與模式，卻是薪資無法與付出成正比、不合理的回捐、過高的工時、高度危險的工作環境、社福資源無法共享、證照取得困難等情況，加上過多的現實因素與政策綁票，往往現實與社工自身的想法背道而馳，當體制都無法忠實的回應社工，保障能夠自由的選擇服務領域的權利的同時，還必須面對社工體制證照化的社會排除 (social exclusion) 效應，內外交雜的困境之下，該由誰來維護社工自身的基本人權、正義、福祉與改革？

有鑑於未來社工體制如此侷限，研究者從大學社工系所學習開始，始終認為

社會工作本該是一門具綜融性的專業，而非侷限於少數領域，但是臺灣社工證照化的結果，反而只會讓初入社會工作領域的社工選擇越來越少。對此，研究者完成社工學校教育後，即前往政府部門的家暴社工單位服役，以最貼近的方式，紀錄與觀察一線家暴社工實務生態，進行田野觀察，期滿之後，重新從事跨領域研究相關工作至今，領域含括農產業活化之政策研擬、特殊教育課程研究等，利用跨域學習的機會，暫時拋開社工的既定形象，走進農業與教育領域，接觸更多的領域，立足在體制外，從不同的視角，試圖尋找社會工作的其他出路與可能。

貳、國境之南的社工之難

社工教育畢業後，聽到社工夥伴的分享，最常聽到實務和學術脫節等形容，所以透過服役的機會，到保護性場域觀察現實一線社工的情形，自願前往國境之南的區域性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進行協助，甫踏入家暴社工場域，才真正明瞭，實務狀況與課堂上的社工學科內容，著實有段不小的差距與震撼，不管是人力的調配、案件的通報流程、安置過程、危機處遇的評估等，都是在社工教育課程無法完整呈現的部分，又因特質因人而異，每位社工在評估與處遇上都不同，方法多元，除了使用固定的評估量表進行初步危機評估，更多時候危機處理方式都是取決於社工的專業判斷，並且服務的往往是一個家庭，甚至必須與加害人工作，每位社工人員時常膽戰心驚，不時更有案主到工作場所要求社工員讓受暴兒童返家，不然就要對社工不利，另一方面，單位所負責的案件區域從枋寮到墾丁，單程接近 150 公里的狹長距離，共由 3 位成保社工、4 位兒少保社工與 1 位社工督導負責，往返案家的車程距離，就是一大挑戰，尤其當兒少保案件需要緊急安置或社工需陪同未成年案主偵訊時，就是一趟來回接近 250 公里的車程，某些兒少保案件在法定時效內，社工必須親自在時效內前往探視，讓這些社工人員時常快車奔波，社工人身安全並未受到政府重視，更突顯人力嚴重短缺的問題。

有鑑於這一整年的觀察，讓我看到更多社工界的現實，實務的樣貌並非如學校教育所呈現的如此理想，也發現臺灣社工的環境發展尚未完全，對案主、社工都是如此，偏鄉的資源分配不均，社工人力嚴重短缺，當背負起社工體制下危險工作的這群人，還要面對高案量的轟炸，偏鄉二線追輔單位極少，有時候安置受暴兒童最遠必須到高雄、台東進行協調，才能勉強擠出一個安置空間，高工時、高壓力的工作環境，導致社工的流動率過高，臺灣社工界離友善的工作環境確實還有段差距需要再努力。

備勤的那一週壓力往往很大，半夜會驚醒看看手機是否有未接來電，甚至手機太久沒響，還會想要用自己的電話打打看，確認一下 on call 機是否壞了，有時候都覺得是不是自己生病，但是當社工的我們沒辦法想像漏接任何一通緊急電話的後果（兒少保社工-工作筆記, 201311）

參、牆外的世界－農村、田野、土地

經過一線社工的經歷後，重新思辨此歷程中的社工議題，嘗試整理社工專業化的脈絡，讓我越來越確定臺灣的社工體制最大的問題來自於過於狹隘的詮釋，何謂「社會工作專業」，缺乏時間與經驗的對話，將無法讓臺灣在地化的社會工作樣貌完整呈現，這對發展中的專業是一項隱憂，為此，我想尋找答案，所以決定出走。

踏出社工界後，我第一個跨專業的領域是農業，這個選擇跟研究者本身家庭是農家背景有關，進入臺灣大學生傳(農業推廣)系所擔任研究助理，在農業的研究經驗中，發現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問題，與社會福利政策息息相關，其中高齡化與人力短缺更是農產業正在嘗試解決的議題，臺灣農場經營規模偏小，農民面臨高齡化與專業農戶比例偏低等，根據 2010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，臺灣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，有愈趨「高齡化」的現象。以 720,345 家農牧戶為例，其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 62.04 歲，超過 65 歲以上的比例高達 44%，且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則超過 54%，臺灣農業現階段必要分別從人力品質或數量兩方面，調整農業人力結構，才能因應未來農業挑戰。

在 2014 整年期間，我在農產業領域學習，協助進行青年農民回農政策研擬、農業外勞政策研擬、災變農業損害評估、農村再造等工作，有趣的是才發現原來農產業面臨的困境，存在很多與社會工作內容的相關性，例如：鼓勵青年農民的回農，就像社會工作的工作媒合一樣，農業也在做配對適合的人與工作；農業外勞政策的研擬，部分研究資料的收集，更是透過訪談分析社福鐘點外勞外展服務的內容，成為研擬農業人力引進政策的參考；農業面對天災、農村再造、人力調配等，其實也就像災變社會工作與社區社會工作一樣，只是議題呈現的方式不同，著重的視野也不盡相同，但產業的發展必須回到以「人」為本質的論述，才能研擬解決之道，這與社會工作的初衷，不謀而合。

在這段經驗中，我用心去體會臺灣的農產業，臺灣的根，傾聽農民、土地、環境的聲音與之對話，農業發展似乎已經面臨瓶頸，勢必要轉型或是淘汰的命運，不過我在這邊學到、看到比較珍貴的是人與環境、社會整體的互動，這是在社會工作中，不曾學到的寶貴經驗。

以農立國是逐漸被現代人遺忘的一句話，農業映照的是臺灣的『根』，但這些農民逐漸凋零老去，年輕人不再灌溉，是否代表著農業這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？(農推-隨筆, 201412)

肆、流離與探索－教育與社會階層

從社會階級的變化的角度來看，學校教育同時有兩種看來相反的功能，一是促進社會(階級)流動(social mobilization)的可能，一是維護既有社會階級再

生 (social reproduction)，產生既定社會階級固定 (social perpetuation，即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」) 的結果(時季常，2007)。有人提出「教育」是可以促使社會階級流動的一種動力，這個觀念至今仍殘存在東方社會中，在社會福利的脈絡中，也有部分方案是針對弱勢家庭的孩童教育，進行協助與輔導，社會工作面對的案主群，很多被歸類為社會弱勢、底層，但殘補式的社會福利、工作時常令人詬病的是，只能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而無法提升問題解決的層次，經過重新省思，研究者選擇進入教育的田野觀察，重新驗證所學的可能，幫助弱勢家庭，或許透過轉化同脈不同支「教育」的技術，可以成為社會工作專業技巧的一項技能，在此因緣際會之下踏入特殊教育的領域。

研究者離開農業領域後，轉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任職，從事研究助理工作內容聚焦於雙重特殊學生(twice-/dual-exceptional children)與自閉症(亞斯柏格)孩童課程、教材的研發，場域以台北為主，近十幾年來越來越多人注意到雙重特殊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，台北市教育局將「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」列為重要的推動政策，嘗試建構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方式及流程、彈性教育安置機制及適性教育輔導措施，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係指具有身心障礙和資賦優異特質，只是在目前的資賦優異和特殊教育分開鑑定安置模式和教育體制中，這些學生可能很容易被忽略其身心障礙特質或學習優勢，導致安置於不見得最恰當的學習環境裡，郭靜姿(2000)提出「資優障礙」和「障礙資優」的概念：前者是資優生但具有障礙的特質，他們容易被看到的是「資優」的標記，內隱的障礙卻較常被忽視；而「障礙資優」則是具有外顯的「障礙」或被鑑定為身心障礙，但具有特殊的專長，他們較容易被看到的是「障礙」的外表或標記，「資優」的特質反較易受到遮掩或忽視。

除學術研究之外，因為本身對於臺灣的教育理念和環境，仍抱持部分的存疑與興趣，所以會與各校國小老師進行試驗教材的教學，融入社會工作觀點，針對教材適用性和學生反應分析討論，才能達到教材的調整效果，提供適性化的課程與教學是教育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的重點，在這過程中，我看見每個學生的學習權益並非相同，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充斥，相較於社會工作的綜融性特點，教育的定型與彈性缺乏，導致很多學生無法得到其應該享有的權利，當弱勢家庭在遭遇特殊需求的孩童時，這些問題會被更突顯，就必須由社工介入協助。

研究者發現教育可能是改變社會的一種方法，也可以是社會工作的能夠運用的一種技巧，但是已經不是萬靈丹，因為現在的教育已經不是社會階層流動主導一切，更多的是社會階級複製後的結果。

教育好像從好久以前，就已經定型，無法從體制上改變，就像一灘死水，在這個教育體系中，上至教授，下至學生追尋的都是這種脈絡，因為「教師」這個身分就像一個標籤，而教育這堵高牆卻是由我們自身所砌起(特教-教師, 201507)

伍、結語

臺灣社會工作發展，從理論(theory)與實踐(practice)的關係做討論的起點，事實上每個專業是以『人』為提供服務、被服務的主體時，凡此種種都牽涉人員自身，與整個社會道德理念和價格的判斷，不過，不難發現社工專業的詮釋權，目前仍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，多元的社會工作樣貌，逐漸被定型，社工淪為政策、證照制度下的工具，喪失其思辨的能力與彈性，這對臺灣社會工作未來的發展將是一大隱憂，社會工作的內容，部分面對的是必須打破社會階級，才能避免案家反覆深陷其中，但社工自身卻只能默默接受體制中，證照化、專業化之後的社會排除和專業霸權，真的很諷刺，置身在其他領域的經驗，迫使我能夠得以更細膩的反省社工體制的缺口，透過跨專業的學習補足社工教育的盲點，期許這些經驗能夠落實應用在社工的相關領域中，也更加篤定臺灣的社會工作專業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必須走下去。

縱使在任何領域，或許都無法與社會工作脫節，因為不管是哲學、教育、農業等，都是存在於社會科學的現實中，彼此無法抽離，在專業重疊之處，必然能綻放其碰撞後的火花，高牆外的社工之路寬廣，別讓自己的選擇使它狹隘，我們始終走在助人的這條道路上，不曾遠離。

What's in a name?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. ~ William Shakespeare

名字真義為何？玫瑰不叫玫瑰，亦無損其芳香。 ~ 莎士比亞

社工真義為何？是否只能是「社會工作」，我仍在追尋答案(隨筆, 201508)

參考文獻

1. 陳秀芬、張正芬(2013):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運作模式。 *特殊教育季刊*, 128, 1-10。
2. 賀玉英、阮新邦主編(2004) 詮釋取向的社會工作實踐，八方文化創意室，新加坡。
3. 蔡靜瑩(2007)。加入WTO前後臺灣農業勞動力變動分析， *農政與農情*, 176, 63-70。
4. 賴瓊美(2012)。藍領外籍勞工管理與諮詢服務執行：以臺灣中部地區為例， *台灣勞動評論*, 4(1), 89-127。
5. 顏瑞隆、張正芬(2012): 從生態系統理論談自閉症學生的學校適應。 *特殊教育季刊*, 124, 11-19。
6. 顏璋志(2013)。建立外籍看護工多元聘僱模式-淺談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， *就業安全半年刊*, 1, 24-29。